

低端，

是「事物等級排序的最低點」的意思，

多數用於科技、產品、市場之上。

它不可能是指人口。偏偏，今天來了「低端人口」四個字。

誰是低端，誰是高端？這一問題一夜間成為熱話。



我地
低立端

邵家臻 著

目錄

序——林國璋牧師	8
序——張超雄	11
自序——邵家臻	14

我係低端

關於IQ，關於感情用事	20
關於報紙，關於正派人	24
關於圓形眼鏡，關於教授	27
關於電話號碼，關於不敢忘記	31
關於香煙，關於休整	35
關於LeSportsac，關於階級世代	39
關於大學，關於一盤生意	44
關於思樂冰，關於愛情	47
關於小丑，關於高官	51
關於履歷，關於鈍感力	54
關於真人騷，關於娛樂至死	58

我地低端

關於街坊茶餐廳，關於我的故事

關於傘民，關於生活自主

關於地獄遊記，關於「加把勁」

關於木頭，關於「無用之用」

關於解毒丸，關於休整日

關於小黃花，關於廢青

由關愛基金到關人基金

尊重死亡才能尊重生命：關於防止學童自殺報告

服務跟慘劇走？論港鐵縱火案中的精神復康服務

生涯規劃抑或辛推虧惑

露宿者「不」友善政策

屁大的事與最佳執行指引

當安老政策不能安老時

停留是剎那 轉身是天涯：一則網路小事

窮得只剩下間公屋

117 113 109 105 101 98 93 90 86

80 76 72 69 66 62

自己財政自己預算：關於「參與式預算」

從審計到性別審計

單身就是罪名

懲教的陽光

旁觀他人的懲教

扶貧必先限富沒有之一

做隻懲教的牛虻

青年政策委員會不是甚麼

DQ 議員與代際不平等

「普洛克拉斯堤之床」與服務綜合化

有種扶貧叫綜援改革

綜援養X X與綜援改革

又殘又疾的《殘疾院舍條例》

八月飛霜與¹³⁺³

不識大體的人和不識整體的政府

被偷走的17年與整筆撥款改革

香港監倉設施問題報告

人工流產問題的「問題」

畫餅充飢的施政報告

青年的世界由青年定義

因孝之名：關於沒被照顧的照顧者

青年不是夏迎春也非鍾無艷

領展，去死吧！

十年：關於整筆撥款制度改革

致小麗：墟市政策與領展霸權

我們活着依然精采

關於解決人民和國家痛苦法例

社福三件小事回顧（2017年版）

致孩子：好好的活和好好的死

院舍條例與8+8方案

女童之死與制度之亡

有種虐待，叫兒童貧窮

兒童事務委員會作為麥田守護者

二十四問綜援制度

無家課日運動

關於派錢關於派糖

序——林國璋牧師

「反對清理低端人口！」

6月6日收到邵兄邀請為《我地低端》作序，死線是6月11日。

其實，這段時間，我正緊張欽州街天橋面十數位露宿者的境況，因政府以清潔為由，迫他們於6月12日撤出橋面，真想在天橋上掛上橫額：「反對清理低端人口！」

希望這篇〈序〉可以在6月11日完成，好讓邵兄在6月12日為這班橋面的「低端人口」做點事。

最近政府以逐一擊破的方式，每週低調清拆一、兩間位於通州街的空置橋底屋，以避傳媒耳目。由於被拆的是空置單位，沒有受影響人士，因此無人異議。但今次政府準備清理的欽州街橋面，卻是有十數人居住的「家園」，政府是有責任向這批人士提供協助的，但卻將責任推給非政府組織：

1.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守望計劃」；

2. 救世軍「健康友里」服務。

2014年底，前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莫君虞在麗閣邨社區中心居民大會上曾說：

「我們已經接納露宿者是這個（深水埗）社區的一部份，是趕不走的，我們希望能透過『先導計劃』來幫助他們脫離露宿的行列。」他這番說話，曾叫我非常感動。

可惜，他說完不久就被調任他往。新來的專員年輕英偉，但對露宿者的態度卻倒退到莫專員之前的年代：兩年半前有「十月圍橋」事件，一夜之間，政府用鐵馬和鎖鏈圍封橋底，試圖將村民趕盡殺絕。近年又恢復有警員粗暴滋擾及驅趕露宿者事件，真擔心他緊跟中央三年「減貧計劃」，方法就是消滅「低端人口」，眼不見為乾淨。

去年3月27日，邵兄履行議員職責，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及食物安全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有關「露宿者政策及相關支援服務與行動措施」，參與團體超過四十個，可謂「露宿界」的盛事，也有點「丐幫大會」的味道，成功引起社會對相關問題的關注和討論。

邵兄作為「社福界」議員，事事親力親為，他曾多次到訪橋底。有次有位八個月大的男嬰，遭到寄養家庭虐待，由於男嬰父母是我所認識的橋底村民，且均繫獄中，

醫院竟以「男嬰有案在身」為由，謝絕任何人探訪。於是我向邵兄求助，幸得他親身到醫院探望男嬰，關注事件，又到獄中探望男嬰母親，更為她到法庭求情，遠遠超過我所想所求。

邵兄為橋底村民服務並發聲，就如耶穌一樣，道成肉身，住在最低端的馬棚。因此，邵兄對「低端人口」苦況，甚為瞭解。由他道來「低端人」的心聲，是應有之義，希望邵兄能繼續每天為「低端人」發聲和行動，遠超這書所載。

林國璋

副街牧師

序——張超雄

低端

有「低」才能襯托出「高」。有些人，總要找別人的低，去凸顯自己的高。但當社會或甚至政府普遍地指某些人為低，就不再是只個人素養的問題了。

兩年《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專家：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使「低端人口」一詞引起注意。根據維基百科，低端人口「通常是指生活在北京的低收入、低學歷、從事低端產業的人群，或是『小企業小門店所吸納的流動人口』。『低端人口』這一詞語在北京市政府文件中多次出現，亦在媒體及學者中廣泛使用……」

說到底，低端人口即是窮人、無權無勢的社群、在社會邊緣、無處容身、缺乏競爭力的弱者。當一個社會要將這些弱勢社群驅趕、歧視、甚至仇恨，這個社會的素養

和文明水平也必然很低。北京的一場大火，引發出貧民窟的種種危機，當權者便以消除安全隱患之名對這些低端人口進行整治和驅逐。

邵家臻以《我地低端》作為書名，就是要挑戰這樣勝者為王、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秩序。作為社會工作者，我們的天職就是與弱勢同行，我們並不認同凡事要分高低的態度，更痛恨當權者利用標籤、抹黑、製造讓人唾罵的代罪羔羊，從而轉移視線，將社會不公不義的制度歸咎於受害者。

阿臻的轉數極快，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也實在太多。臻的快筆，如一具探射燈照射向社會的這些陰暗面，逼我們注視問題，讓我們反思箇中原因。阿臻多情，因此他的文章總是從情出發，裏面的說理其實是有血有肉，出於真摯的感情投入，也因此份外感人。

阿臻和我在立法會是最好的拍檔，在短短兩年內，我們共同參與的議題已經不少。但最深刻的，莫過於在囚人士的權利和安老殘疾院舍質素。湊巧兩者都是關於一些失去自由（包括自我照顧的自由）而要被關進院舍、不能為自己發聲的人。囚犯是社會的最底層，被千夫所指也是理所當然的邊緣人，體弱或不能自我照顧能力的老人和殘障人士，在這個要追趕競爭力及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社會，也是一種障礙。論低

端人口，他們必定入選。

做社工、做老師、做議員。我竟然和阿臻走了如此相似的路。但最重要，是我們堅持做一個誠實、有情有義的人。與低端同行，使我們人生的旅途更加精采！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自序——邵家臻

特首的「無聊」與低端的「有聊」

「一個人受到懲罰卻不知道受懲罰的原因。懲罰的荒謬性是如此地令人難以承受，以至於要尋求平靜，被懲罰者就必須為他的懲罰找到一個正當的理由：懲罰尋求罪過。」這是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智慧》中的兩段說話，並透過譯者艾曉明的手，將極權統治的魔咒寫成了中文。

《我地低端》是我在佔領運動之後，到進入議會之後所寫的文章結集，有自侃的，也有自況的。本書分成兩部分。首部分叫「我係低端」，面對佔領運動後的「退場軍人症」，我讓情緒先行，身體最誠實——憤怒時會暴露尖銳的牙齒；恐懼時瞪大茫然的眼睛；緊張時口鼻急速喘息；痛苦時肌肉繃緊痙攣；飢餓時胃腸輾轉；排洩時膀胱一瀉千頃……也許是心中喜悅，牽動了嘴角淡淡的微笑，也許是心中辛酸哀傷，

眼角流出汨汨的淚水。我借物抒情，借物說理，借物喻人，真辛苦了一眾微物。

後部分叫「我地低端」，我地是廣東話，是我們，是我們的地方的意思。2018年5月3日，我在第四次「特首答問會」上說：「哈佛大學校長在開學禮致辭時講過，教育嘅主要目的，就係確保學生能夠分辨：有人在胡說八道。教育局網頁小學中文教學資源網頁中引述咗一個冇研究過粵語嘅學者，佢話粵語只係方言，唔係香港人嘅母語。我覺得：『月是故鄉明，粵語好鬼勁』。粵語係我嘅母語，我唔知道特首，請問你、你嘅母語係乜嘢？」豈料林鄭月娥的答案是：「對唔住，我唔答啲咁無聊嘅問題。」

錯錯錯錯錯錯錯。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錯在提出無聊問題，錯在有個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在莊嚴的會議廳上花了寶貴的時間問了一個無聊的問題：「我以廣東話為榮，你呢，特首請問你嘅母語係乜嘢？」

無聊不無聊，涉及價值判斷，也涉及權力分析。若「我以廣東話為榮，你呢，特首請問你嘅母語係乜嘢？」的發問者不是姓邵名家臻，而是姓邵名逸夫，會是一樣的無聊嗎？特首當然可以點石成金，化有聊為無聊，然後不屑回答。至於另一方的詰問、倡議、異見即「被無聊」了。

低端的人也是如此。「低端人口」本來是在特定環境中，由特定的人，就特定的問題，為特定的目的，採取特定的形式、手段或策略，向特定的對象所說的話。所以，我們本該要將「低端人口」當成是一種事件來對待，思考論述這個非常複雜的組合。

在這種論述權力下，它最大的威力在於給予社群一個不必然屬於他們的名字，令社群變得不屬於他們本來的樣子。當社群被當作「低端人口」去對待時（the effect of being treated as low end population），於是報導、凝視、追蹤、查獲、裁定，都是定性為低端人口的又一次規劃。儘管本來他們身世背景、情景、理由、個性都非常迥異，但在遭遇到「查獲—裁定」後，都進入一個共同制定的身份（uniform status），遂開始了一段共同的命運，接受相似的遭遇，規訓出相近的反應。君不見多少人被界定為「低端人口」之後，旋即被消音，被消失，被消滅。

我自少家貧死讀書，早對「低端」有份認同。今天在議會關注的議題都是一些關於囚友、無家者、拾荒者、精神障礙者、綜援人士、劏房居民、殘疾人士、援交少女、吸毒媽媽等社群，難免也被視為「尊貴的低端議員」。我偏偏樂意以此為視角，議事短評，月旦時事。

當香港每天都是最黑暗的一天的時候，仍然堅持寫字的人，是低端；仍然堅持出版的，是低端中的低端。既然如此，我不妨找來低中之低的人為本書賜序。我想，圓桌文化、林牧師和張超雄都不會嫌棄自己跟「低端」有關，反之在高端與低端之間，永遠站在低端那一邊。是為序。

註：本書文章部分內容曾於《信報》「專業議政」專欄刊登。

關於IQ，關於感情用事

先來一條IQ題：姓紀的、姓陳的、姓吳的三人有甚麼共同之處？

港大校委之一，兼全國政協委員紀文鳳，日前就本港教育發表意見。她仍以爲自己是廣告奇才，堅持逆向思考，認爲現時中學流行辯論訓練，學生在辯論時堅持己見，「歪理都當啱」，會助長「你唔代表我」的想法。紀遂建議，學校應推動「調解課程」，令學生學識聆聽。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前主席陳鑑林爲通過高鐵追加撥款申請，不惜剪布並即時投票表決，結果沒有數算有多少人支持、多少人反對，只「憑感覺」通過了爭議經年的「60億公帑」。事後，他對自己用「百分百感覺」來主持會議，直認不諱，真浪漫也。

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出席中學校慶活動時遇上學生請願，學生向他遞交請願信，他卻逕自登車欲離去。逾百學生及校友憤而攔截其座駕，吳克儉則只顧低頭把玩手机，又不時望錶，無視學生。事件擾攘近個半小時，吳終在警方協助下離去。吳其後

在另一活動上表示，社會一有問題即歸咎香港教育制度差，他對此「深深不忿」、「好唔順氣」。虎毒不食兒，教育局局長為何要與莘莘學子為敵？新聞秘書說的：「考慮當時現場情況，顧及秩序和他人安全」原來只是冠冕堂皇的措辭，真正的原因是「好唔順氣」。

右腦顛覆左腦，我本以為這只是甚麼未來學家的噱頭，寫過*Free Agent Nation*的Daniel H. Pink在2005年，又寫成了另一本international best seller *A Whole New Mind: Why Right-brainers Will Rule the Future*。作者以為農業社會 (Agricultural Age) 是屬於農民的；工業社會 (Industrial Age) 是屬於工人的；資訊時代 (Information Age) 是屬於知識工作者的；而概念時代 (Conceptual Age)，即屬於創作人 (creators) 和同行者 (empathizers) 的。而強調左腦發達的資訊時代即將過去，取而代之的，就是以「設計感」、「故事力」、「交響力」、「共情力」、「娛樂感」、「意義感」等為主導的「概念時代」，而未來將由擁有以上6種能力的人所管治。

對理性的崇拜真的會讓位給對感性的沉迷？即興式的思維、講求靈感、講究細節的領悟力等右腦思維真的會替代了理論的、邏輯的、系統的分析力？左腦派由原來的主角變成了配角，感覺至上的右腦派真的可以順理成章地接手管治世界？Pink說的

「全新思維」是理論，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可是，剛剛接連發生在我地之上的紀文鳳的「反對辯論」、陳鑑林的「百分百感覺」和吳克儉的「好唔順氣」卻成了這理論的實踐。

王維基在TED x Kowloon演講時，也說類似右腦派的事：「做大事更加要感情用事」。甚麼是感情用事？王以為感情用事才能令你全程投入，反之以理性思考，其實是以舊經驗衡量新機會，阻礙建立新事物的可能性。對於擁有「全新思維」的魔童高見，我沒有異議，只有補充。感情用事的人也是個講究關係倫理（relational ethics）的人，經常感受對方、專注於對方和能夠同理對方（empathise）。他們是讓對方進入自己心裡，跟對方一起感受，而非只是要認知對方的憂鬱沮喪。他們能夠投注全部的注意力，讓對方充滿了整個世界，讓對方知道：你是我此時此刻關注的全部，沒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讓我分心，當然包括「手機上的公務」。

姓紀的、姓林的和那個姓吳的，位高權重，意氣風發。他們可能自持自己是「右腦者」，早晚會統治未來之故。他們不如假戲真做，繼續感情用事，由「反對辯論」、「百分百感覺」和「好唔順氣」的低級水平，加把勁令自己有所提升，學習「設計感」、「故事力」、「交響力」、「共情力」、「娛樂感」、「意義感」，繼

而成為「同理對方」的高端右腦者。到時，就不會再有「學生請願而你獨坐車廂掃手機」和「學生自殺而你給學校5,000元額外津貼」此等寡情、粗糙、麻木、刻薄、淺陋、低莊等失格表現，以及可以將心比己，明白「休整」才是王道。

回答文首的IQ問題：姓紀的、姓陳的、姓吳的有甚麼共通之處？答案就是，三人的右腦的發育程度。

由關愛基金到關人基金

2016年12月21日在民政事務委員會上，就議程項目「關愛基金」，我提出了臨時動議：「鑒於關愛基金決定今年將不再發放『非公屋、非綜援一次性生活津貼』，無視活在水深火熱的N無人士。本委員會促請『關愛基金』須改名為『關人基金』，以表示關愛基金不理N無人士死活的涼薄。」結果，通過了。

是的，竟然通過了。有建制派議員勸得呱呱叫：「有冇攞錯，玩嘢咩，要基金改名？」我在此再次重申，動議改名沒有「玩嘢」，而是一半調侃，一半叮嚀。調侃，是因為關愛基金既然決意不再向「N無人士」發放「N無人士津貼」，叫一眾活得水深火熱的「N無人士」，在北京毒霧未殺到香港之前，已經早添霧霾。只看到行政的邏輯，而看不到「人的需要」，基金的一意孤行真是叫人齒冷，或者是俗語所謂的「關人！」是故，該正名為「關人基金」。至於叮嚀，是想提醒基金要初心猶在。基金性本關愛，就是關於對陌生人的關愛；所以，關愛基金無妨也稱「關人基金」。

關愛基金早在2011年成立，目的是為未被納入社會安全網，而經濟上有困難的市民提供援助。當年關愛基金網頁上更寫道，目標是：「推出不同的試驗計劃，協助政府研究應否把計劃納入政府的恆常資助和服務。」其中2013年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津貼，再由2014年開始，向沒有住公屋、沒有領取綜援，俗稱「N無」的低收入住戶，1年內可以領取一次過生活津貼。

計劃由實施開始，「N無津貼」每年幫助10多萬人；然而關愛基金於2015年取消「N無津貼」，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說取消的主要原因，是預算案減少派糖，即不豁免公屋1個月租金，也沒有多發1個月綜援金，那麼當年推出「N無津貼」的原因就不存在。奇怪的是，無論前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或是專責小組成員張國柱及蔡海偉，均在不同的公開場合說過這批N無人士極需支援，指他們捱最貴租，但卻住最惡劣環境；既有需要，但又以行政理由取消津貼，實搞不清到底在關甚麼的愛？

關愛基金成立時是強調支援未被政策惠及的漏網之魚，按照邏輯，若專責小組同意其重要性，在取消N無津貼前，理應把津貼納入正規政策使之恆常化，而不是花3年時間把這一班人找出來後便覺得做夠了。

作為社福界議員，關愛基金並不是我最認同的紓困措施，原因有三：

一、基於政府已將資源再分配的角色，名義上交給非官方的基金作決定，因此便不用再就關愛基金所揭示的安全網問題，包括綜援、醫療系統、最低工資，提供改革的時間表及路線圖。

二、基金開發不同的項目，資助所謂「最窮最慘最得不到幫助」的社群，把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角色變得更剩餘化及碎片化。而基金成員只會基於任務為本完成被委任工作，沒有實權改善基層被剝奪的社會權利，這不啻是以碎片化之名，而以集權化為實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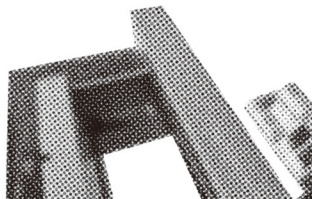
三、當種種紓困資助均「外判」給基金，也同時壓抑了福利的需求增長，究其原因，是政府最不希望損害既得利益者，只想沿用救濟的方式，僅僅紓緩貧窮人口的生活壓力而已。

話雖如此，當未有長遠政策回應需要時，現階段的津貼無疑是N無戶的救命草。不過，真正救命的，是從脫貧政策介入才是王道：檢討安全網、設定租管、增建公屋、放寬公屋申請等。我甚至認為，回歸關愛基金的初心，與其以慈善之名讓有錢人贖罪，不如針對暴利增加巨額財富的活動徵稅，設立香港版的巴菲特稅，这才是可行及公義的做法。

總結而言，「關愛基金」改名成「關人基金」，是種語帶雙關的作法：一是提醒羅致光，基金，該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程序」為本；二是想批評基金的「你死我活我返屋企」的劣質心態。

我地 低端

- 作者：邵家臻
編輯：圓桌文化編輯組
設計：4res
出版：紅出版（圓桌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 香港總經銷：春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 出版日期：2018年7月
圖書分類：社會科學
ISBN：978-988-8490-55-4
定價：港幣88元正/ 新台幣350圓正



《我地低端》是我在佔領運動之後，到進入議會之後所寫的文章結集，有自侃的，也有自況的。本書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叫「我係低端」，面對佔領運動後的「退場軍人症」，我讓情緒先行，身體最誠實——

憤怒時會暴露尖銳的牙齒；恐懼時瞪大茫然的眼睛；緊張時口鼻急速喘息；痛苦時肌肉繃緊痙攣；飢餓時胃腸鞭撻；排洩時膀胱一瀉千頃……也許是心中喜悅，牽動了嘴角淡淡的微笑，也許是心中辛酸哀傷，眼角流出汨汨的淚水。我借物抒情，借物說理，借物喻人，真辛苦了一眾微物。

我自少家貧死讀書，早對「低端」有份認同。今天，在議會關注的議題都是一些關於囚友、無家者、拾荒者、精神障礙者、綜援人士、劊房居民、殘疾人士、援交少女、吸毒媽媽等社群，難免也被視為「尊貴的低端議員」。我樂意以此為視角，議事短評，月旦時事。

ISBN 978-988-8490-55-4



9 789888 490554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ing.com

Mod. E

上架建議：社會科學

定價：港幣 88 元正 / 新台幣 350 圓正